榮陽外史集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十七

序

明 鄭真 撰

送陝西承宣布政司參政陳公入覲序

洪武十有五年夏五月甲辰陝西承宣布政司傳上

旨右參政陳公入覲以官既者時陝右吏民方熟

公之政有樂其去戀戀弗舍公曰禮云君命召不俟駕

外藩及郡府州縣之長歲一朝覲其餘大小率以三年
考滿入覲天官考其功過而為之黜陟焉其禮甚重而
其法亦嚴矣今公以明經之學簡在上心西北大閫出
當一面而報政逾年首賜入覲盖以旬宣之重委寄之
隆厚股肱而崇體貌也可不思所以對敭丕顯休命哉
天下之大生齒之繁興化致理之宜柔遠安邇之畧其
有以徹九重黈纊之邃者乎謹按陳氏為莆田望族由
始祖號公祀肇居歷清遠令樞至三世而會稽郡王揆

以滅董昌救温陵等功授大鎮節鉞賜鐵券五世而吏部尚書公仁壁六世而僕射公靖父子宰執侍從相繼榮耀赫奕嗣是而後持綉斧乘朱輪者代不乏人至十有六世公復起而承之可謂重規叠矩也已昔者左氏載陳敬仲之占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以公世系考之符敬仲之占矣天於三恪之裔何其封植之厚哉烏乎茲不可以觀德也夫於是本其山川地理家世文獻之盛立題賦詩序其首以為之贈且以為陳氏奕世之傳

云

鐵券

按陳氏三世從祖會稽郡王揆以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師賜鐵券郡王薨背其家上之內府券文載在家譜定為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以予觀之文載郡王平董昌救福建拯温陵等功當是唐昭宗朝錢鏐同時事非太平興國年也宋初功臣以一言罷兵就鎮未必有九死三宥之說嘗考

司馬通鑑東萊記事本末歐陽五代史皆不載郡王事恐郡誌及墓碑或他書可考今當為史家之闕可也

爐治鼓風炎火熵昆吾堅鋼成百鍊神槌急擊迸飛星水石磨礲氷雪片丹書模勒黃金填王言訓飭人文宣侍臣捧入紫宸殿流虹萬丈光燭天會稽郡王陳節度大將功成旗鼓樹黃羅包賜向轅門鼓舞三軍誇際遇山河帶礪申揞盟九死三宥垂孫曽築臺拜受揚寵

命臣微豈敢忘忠貞後來上表還內府多幸斯文綴宗
譜討論彷彿唐末年盛典煌煌照今古故家人物冠貂
蟬嗣續聲華今幾傳安西閫寄催入覲祝公富貴如前
賢君不見武穆錢王國吳越數百年來尚官爵鐵券網
出秋水深錦襲珍藏鎮家閥
吳越錢氏世家天台元至正間漁人舉網得鐵券遂
購藏之洪武初年朝廷嘗取以觀復歸諸錢氏云
累朝宸翰

按宋慶歷中授虞部郎中陳惟德廣東路提刑陳中
復文思院綾誥共二通中書舍人行詞虞部郎邰庵
虞先生稱為慶歷名法從者廷賓九世祖也
人說閩南法從家先朝深寶誥綾花恩承內殿皆親擢
命出中書溢寵嘉制作多應逾歲月光輝猶復動雲霞
錦囊犀軸珍藏久許借春風席上誇

經國集

按集類勸農取士守邊等事奏疏議凡十卷號經國

集右僕射靖上進勑藏祕府熙寧初神宗幸祕書史

臣以是集進帝覽而嘉之追贈左僕射其集今藏于

家

恭惟僕射公全材見經濟峩冠登廟堂謀猷協羣議粲

然如日星用以資至治彙次篇目分上表進廷陛帝曰

大哉言蓬山肅登庋裕陵幸鑾輿芸香發靈祕史臣跪

進餘乙覽愜宸意時公已神遊九重發深喟煌煌五色

誥疏恩賁泉隧巨編手澤餘文獻期勿墜嗣續喜多賢

在興化大象山下陳氏始祖號國杞唐貞元間徙居
其地三世至會稽郡王開府先是有蘄湖平陳氏出
公卿之讖

大象開形勝平湖綠泛蘄羣峯羅錦綉一水瑩瓊瑤倏
忽魚龍化翩躚鸛鶴飄浪浪鳴急雨洒洒漾輕飈窈窕
深通壑穹窿仰駕橋天晴浮彩鷁月霽響瓊簫咫尺天
光近從容地利饒淳龐便俗習虛爽遠塵囂似火明丹
荔如雲覆綠蕉詠歌傳翰墨問荅聽漁樵允爍精英聚

恭惟令德昭起家成赫奕開府聳岧嶢公爵榮重壤王

封拜九霄填門多紫綬列座屹金貂遠使時相過飛仙

自可招公卿先有識同際聖明朝

郡治故居

按廷賓三世祖清遠令樞自蘇湖徙於莆田邑下五世祖吏部尚書仁璧與其子僕射靖讓其宅為郡治而退居於郡後郡治今興化衛也

閩海天高聚德星一門三世盡簪纓金銀氣合春霄近

紫翠屏開曉日明讓宅秪今為閶治傳經應復大家聲
德馨幸見賢孫子佩服翩翩覲玉京

金紫廳

在蘇湖上以會稽郡王階金紫光禄大夫得名

上階金紫表殊勲大國王封荷聖君宴席醉酣延素月
佩聲飛步入青雲風流上客停絲轡綽約羣仙舞綉裙
富貴煌煌忠力報春風玉樹長遺芬

僕射坊

按宋熙寧元年詔追贈尚書右僕射陳靖尚書左僕射郡守許翟以朝命建僕射坊至今子孫族居為盛

綽楔煌煌僕射坊相門朱芾詠斯皇雪融曉色喧車騎風送秋聲入佩璜緑葉生根蓉樹暗紅芳結實荔枝香閩南萬里何由到幾度相思夜月涼

集賢亭

按亭僕射公任集賢學士歸時所作

集賢學士早歸来丹碧光輝面面開史館圖書深册府

仙家冠佩接蓬萊久聞管樂稱王佐還道蕭曹揔相才
春雨蘭堦誇奕葉青雲遶上鳳凰臺

龜蛇圖

按僕射公知蘇州日龜蛇馴伏案前公率僚屬祭而遣之遂不復見吏民繪圖為公歸之贈圖今存

琅函出巨軸云是龜蛇圖龜蛇玄武神示現將焉如郡侯廊廟器正直神明扶酒胙貽斥遣精誠深感孚鱗介閑深蟄帖然靜堦除吏民共驚異繪畫粉墨俱再拜贈

公歸呼舞塡通衢修德消怪變古語諒非誣襲藏永為寶不啻如璠璵

忠勳祠

按祠在興化郡後宋郡守陳寶謨建以吏部父子讓宅為郡治尸而祝之時朝議郎捕林居喬使高麗等功賜額忠勳可謂没世不忘矣作迎送神辭

煌煌兮會府奕靈祠兮修宇鏗鐘兮考鼓饌嘉牲兮湛清酤（叶上聲） 靈巫兮傳語握荔蕉兮式歌且舞盼鈞天兮

帝所神不來兮思凝佇紛進拜兮詵詵神之來兮如雲
滿堂兮氤緼挹芳冽兮清淳神欣欣兮宴寧颾靈帷兮
風泠泠靄霓旌兮錯雲駢驂鸞鷺兮逍遥上征我福兮
我壽昭格享兮綏祐載祈兮載扣耿忠勲兮宇宙

金鋑芝

按熙寧六年癸丑壺山清遠公塋産芝草四本紫色
金鋑是歲朝廷加贈僕射而子孫服金紫至十有三
人夫人才之興國家之盛美盛德之形容不在茲乎

追爲之頌曰

瞻彼壺山隹城葱欝靈鍾秀聚產此英物紫葉金鋑璀燦光榮天風四來播其芳馨嘉應殊特肇自天錫惟清遠翁先朝遺德繄僕射公聿大其傳密誥疏封曰惟茲年嗣而慶門公卿有偉佩服熒煌腰金衣紫我覩圖諜在國在家君臣際會文獻有華昔在神爵銅池產異儒臣匡衡頌傳永世咏懷先烈泉石幽扃至和絪緼融結精英我作聲詩薦諸祀享霜露春秋以寓遐想

龍爪木

按清遠公墳塋木千章熙寧中當晝忽潛龍緣木拏雲而去爪迹分明遂號為龍爪木夫龍淵潛在下而托木以升此風雲際會之徵陳氏衣冠之盛宜矣為之贊曰

於惟神龍四靈之一變幻蜿蜒風雷盤辟惟閩大家墓林孔深喬木上參雲煙晝陰爰有神物於焉奮蟄五爪紛拏有形有迹我觀嘉應彰時文明聖作物覩為公為卿

羲易有占大人利見太空茫茫膏澤其遍瞻彼佳城欣
欣向榮伊龍所藏伊龍所升告爾後人栽培載植本固
枝茂聿昭先德

鴻濛閣

按閣為廷賓八世從祖若道處士所建時同族有繡斧
弟兄三部使朱輪叔姪九侯藩之盛處士當奉恩澤
而潛德弗耀養性自適為論時所稱云

翬飛傑閣倚鴻濛複道天寒海日紅萬里竟翔寥廓表三

山如在有無中仙遊每逐簪裾集宦族頻看俎席同矯
首乘鸞人已去雲仍猶復仰玄風

槐軒

按廷賓十三世槐軒先生隱居教授門人多登科者
常與宋内翰後村劉公和梅花百咏集行于世所居
有古槐因以自號今里中猶呼其故第為槐軒云

虚堂蔭古槐云是公侯兆種樹猶種德憑誰契其要先
生好幽隱弗以官爵耀弟子肅衿纓函丈得深造登科

若而人喜捷春旗報石床卧綠陰南柯夢方覺逍遥形骸外萬事俱一笑懿哉後村翁藺金為情好翩翩百咏集風月恣吟嘯芬芳猶至今依依戀餘照百年不同時期君與同調

白雲岡

按莆郡西曰太平山山之東岡為廷賓曾大父龍門公之藏時有白雲輪囷其上因目之曰白雲岡以寓戀望之心云

太平罔上白雲重住氣林巒曉鬱蔥儘使函生同化育
可能飛步上雲空衣冠夜月精靈秘爼豆春風肸蠁通
萬里從龍今有象前修嘉澤藹空濛

安雅堂

按堂為元國子丞衆仲公宴居之地山海中詩禮藹
然號海濵洙泗廷之從祖也

彼美君子作堂孔深有樽有爼有書有琴青山在上流
水在下攸芋攸躋既安既雅静焉休休動焉悠悠造物

為徒太虛與游烝我髦士永言佔畢教鐸洋洋德音秩秩斯文在天聖言豈湮異途同歸洙泗海濱邈哉神游緲緲鸞鵠著書滿家有華嗣續我懷斯人如玉如金匪今斯今猶見其心

駟良別墅

按別墅在莆田北三里許廷賓曽大父龍門居士所築因以奉其先瑩大父蓮堂公及其父梅巖公兩世繼志述事而陳氏世得其山川之秀土地之饒焉

聞說莆田北佳城按撥砂門庭開别墅冠蓋識名家山
勢髙奔駟溪流曲赴蛇溪聲喧霹靂巖斗露峆岈神秀
千齡聚英才奕世誇沖姿稱孝友美德用柔嘉享祭渾
如見修崇諒匪奢馨香羅品薦儉朴尚樽汙冥邈寃遊
閟衷誠戀慕加盟真修法供梵誦肅僧伽繼述酬先烈
登臨擅物華畫屏開錦綺仙籟雜箏琵築塢迷春靄經
樓絢早霞鳳鳴園有竹鶯囀徑饒花牡蠣甘分肉檳榔
澁當茶紅鹽青落子丹荔錦先葩寶翰藏宸墨遺書載

巨車郡王存誓券僕射記宣麻慶澤從來遠功名未有
涯閩南人物誌傳寄海雲賒

輟耕處

按莆郡屬邑曰游洋游洋之東南曰莒峯林壑尤美
至正間廷賓嘗耕隱其下扁曰輟耕處云

莒峯山中愛耕作一卷遺經掛牛角耕田方罷還讀書
自是古人經濟學耒耜本為家食資怪底山田苦磽
确老犍垂淚怕鞭笞歸向空山早棲泊夜來春雨波連

天南村生意何綿綿客來堂上笑相問城中斗米今幾錢秋來收穫幸及早便當秉筆書豐年土鼓吹豳大作社與公同醉西風前山上浮雲山下土日月雲來作門戶興來直上青雲巔人事紛紛慨今古君不見甯戚夜飯牛單衣短布寒颼颼一朝應聘入東海小白竟得雄諸侯又不見南陽諸葛吟梁父大耳王孫枉三顧指取巴蜀如掌中魚水君臣誇際遇人生窮達係逢時丈夫須作遠大期畝畝農功信足樂何如致治成雍熙幸君惜

然令一起閭寄煌煌宣上旨輟耕之處早歸來鄉人喚作鳴珂里

右洪武十六年歲次癸亥秋七月望四明鄭真撰

松廳雅詠什

臨淮為中都畿邑地近物夥號為難治丞之貳令凡一言之失一事之誤輒聞諸廟堂之上固非窮鄉下邑自詫為古之附庸也使有學行之士事至物來酬酢處置舉得其當而咏歌從容有得夫情性之正不謂之才大夫

可乎永嘉林君如淵之為丞也以勤敏見稱簿書詞訟是非可否與令長僚友協議斷以至公貪賕售欺者率不得逞吏人惴惴焉又非所謂簿紙尾當署即署者也以故縣以無事日與士大夫賦詩為樂盖如淵家居時嘗及事李公五峯高公則丞以是得其比興之法云人謂之曰子誠哦松者也惜無韓昌黎有以發之因題其扁曰松廳雅詠相與賦詩成什而求為之序夫文章政事非有兩途仕優則學顧人之用力何如爾如淵以天

予命出貳畿邑帝鄉湯沐凡其山川之勝風俗之盛故
蹟之遺與夫日月星辰之象風雨霜露之變人物鳥獸
草木之形色名狀寓於目接於耳發而成聲有足以裨
教化焉豈徒曰翰墨之適而已哉如淵家在鴈蕩石門
間林壑靜幽萬松天倚風月高秋衆籟交作息心寤聽
如在九奏鈞天之上乃今淮海之陽享有禄仕視隱顯
行藏如出一致亦可以見無入而不自得矣彼有厄於
上下志不克逞而寄興兩松之間抑末也已予與如淵

義同澥産又在文學之列當日與如淵妙悟於衽席間毋曰我有公事而致其不屑之辭也詩曰仲山甫永懐以慰其心予固以大雅期之矣因為之序而歌詩四章以詒之云

奕奕松廳仰髙俯深有美君子遐思愔愔雅頌渢渢以哦以吟如鶴在空如鳳在林我懐斯人秩秩德音天髙月明如見其心　松廳莪莪匪誇匪耀哲人坐忘載色載笑孰鈎我玄孰契我要神遊茫茫古今同調仰彼洨

寥劃焉長嘯　松飇言言孔寂且閒有客戾止鏘兮瑶環跂予望之蓬萊三山鴻飛冥冥邈不可攀溥言旋歸窅兮山灣式微載歌天風珊珊　煌煌松飇孔樂斯土有琴有書有樽有俎頌聲洋洋如鄒如魯太音寥寥逍遥今古

湖山舊隱辭并序

予往年聞永嘉鴈蕩石門之勝欲一往不可得久客臨淮值林君如淵來為丞因與論斯文之好嘗言我家蕭

臺之石門石門為鴈蕩支隴奇峯錯出不可名狀飛流懸瀑如銀漢自天而下匯為長川支分派別逶迤曲折至於巨海而止良田廣畝鱗次櫛比魚鹽稻蟹之利視他郡為冠自上世以詩禮相傳先人甞為文學官以非其志拂衣而歸譾焉弱息無所肖似甞慕孤山處士之為人在至正時白野忠愍公為篆湖山舊隱四大字以寵之際今聖運忝有禄仕皆在淮海之陽南望蕭臺一髮天際常神馳而夢想也子盍有以慰我哉予復之曰

君子之學不期於用而自不能不用也不期於用隱可
也不能不用仕可也惟其時而已易觀之六四曰觀國
之光利用賓於王時而仕者也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
利時而隱者也隱顯一致隱即所以為顯顯即所以為
隱也夫石田茅屋布袍草履耕桑自給孰愈民社之司
祿食太倉峩冠博帶坐論政事為國家出氣力以垂名
不朽哉然其志之所存固不以彼而易此也如淵既出
而仕矣乃不忘乎隱豈區區聲利可拘者哉且夫景行

先哲士君子所以為厚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彼謫仙之高風大節歴數百載一日也夙興夜寐若形聲影響之接焉故其在東甌猶在西湖也在淮南猶在東甌也豈以仕止出處為間哉為效淮南招隱作楚辭以貽之異日如淵功成名遂言歸舊隱歌予辭以侑酒亦足以為懷古之一嘅矣其詞曰

望滄海兮青山巋石門兮孱顏飛瀑瀉兮潺潺漭長溪兮經緯其間梯空兮險艱松桂連蜷兮邈不可攀窈兮

謐悄兮泬氷崖嘖兮隧危石熊羆嘯號人憀慄駕浮雲兮巃嵸思夫君兮心忡忡孤鶴嘯兮泠風颯颯環兮玲瓏搆穹窿兮重屋保吾真兮貞獨折芳馨兮深谷羌何心兮榮禄煌煌兮旌招結組綬兮登天朝悵山中兮遠遥颯天籟兮蕭蕭山花開兮雙崖高澹寂寥兮誰與遊遨雲歸兮風馬盍歸来兮稅駕命蓬萊佺期驅飛廉兮遠迓亭亭兮蕭臺雙鳳兮飛来眇故鄉兮孔懷君不歸兮胡為哉歲宴兮氷雪玩孤芳兮惜别紛前修兮遺烈盍保

身兮明哲天地兮浮漚泊吾生兮焉求松桂山中兮春復秋歸來歸來兮聊淹留

臨淮縣主簿德政詩序

保定蠡縣陳公曰新倅簿臨淮逾二年民人大和有歌之者曰茫茫淮流形勝今古帝鄉湯沐孔樂斯土惟我陳公受命大廷來倅來簿煌煌厥聲咸曰賢哉民之父母氣類感孚如出一口我有田疇以稼以耕爾界爾疆爾溝爾塍我桑我麻載勸載勞我詩我書載迪載教我

饑而食我寒而衣不嚬以呻愉愉怡怡君曰宜哉我躬我職匪恩匪勤匪功匪力惟天生民愛養則均惟公之政惟公之仁昊穹蓋高厥鑒在下曰介景福曰錫純嘏山高水深秩秩德音我歌不忘以寫我心予諦而聽之曰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夫是非之心天下之至公長民者有不善焉人不敢以為善也善焉人不敢以為不善也若公之簿臨淮善矣斯民歌咏之其不可以觀人心矣乎公中原望族在勝國時嘗掉鞅燕都授經胄監

遍及縉紳先生之門膏馥沾漑多矣是以才給而敏氣
充而嚴仕宦所至以治狀聞際今聖運由嚴州府分水
縣主簿調濮州范縣再轉而臨淮畿甸之重他人不勝
任者公獨處之有餘不謂之賢可乎是宜詩人見諸頌
美而不能自已也昔仇覽署考城簿而王煥以為枳棘
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然則公其自茲升矣予
忝教于茲與公有賓交之契其興學一事殿廷齋廡創
而新之公之功為多乃若戶口之增賦稅之登獄訟之

耳熟之於身心專乎理而不諉乎術急乎義而不惑乎利此正聖賢所謂格物致知盡性知命之學豈區區衒名矜能之士所可同日語哉予兄弟貧者也念無以報君則請於鄉先生長者為之詩歌以贈之因得序其畧於後若其易學之精微文章之華美德行言語之温純家世出處之詳畧茲不贅

贈金華錢如壁序

國家之利多矣而鹽為大民生之利廣矣而食為急鹽

以煑海為利食以力田為利故有稼穡之入然後可以盡斥鹵之功而有司兩税亦頼是以取然旱暵不時豬堰失備飢饉死亡之不暇安能竭誠奉上於已之所當為也耶上之人不探其本而拯救之其不至於妨民矣乎四明濵海為郡定海頭龍塲歲貢鹽三千餘引塲之南曰鳳浦湖者周迴十八餘里日久不治田失灌溉民以病告者數矣至正二十一年江浙分省左司郎中張公檄命郡府史金華錢君如璧來督鹽事且以水利屬

之君清介廉慎寛和樂易亭民履畝賦鹽應期而集遂浚湖築堤增高就深又築下堰塘以固其勢秋累大穫老耄懽慶越二年郎中公檄君復來君守成法不變亭民勸趨恐後初湖置水錘水不能遍及君相地之宜復創其一而斷河數里蜿蜒迤邐至海而止其湖崖之頹圮窪卑者且椓杙疊石實之土而加築焉於是昔之磽瘠者今肥腴矣且稔熟十倍矣鄉之人咸相謂曰微君其及此乎夫鹽水利其尚來矣故海王之筴管夷吾所

以相齊均水之約名信臣所以治漢也今君以上之命於是二者而交致其力焉庶幾乎古之人矣而又衣敝食糲親率畚鍤而先之故不待刑驅勢迫而事功之成不徒為亭民之利而普為編民之利不苟為一時之利而必為永世之利非其仁心之周知慮之密而何哉君嘗受知天台許侯具瞻東陽張侯率性參謀贊治於君為多今張公以文武之才司宥密之地君尤為之盡心焉他日權登華要則其問學政事之施豈特釃法水利

樂為之奬引貴伯不自矜喜人以是益賢之洪武中貴伯持所業遊京師適廷議廣致多士有知貴伯者將奏官之貴伯辭曰某實不材幸蒙恵顧得比于庶人之在官者足矣爵禄非所冀也遂署為吏部下執事凡符牒之往来簿冊之裒纂盡心竭力不少休廢至於銓衡考績賢愚善惡之實是非邪正之公亦得與其間故天官諸公尤器重之既三年考滿其友請予文以贈予遂為言曰士之世其家者豈不欲傳珪襲組哉然而命分之

定固有莫之致者方在盛時軒車之雜遝衣冠之炫燿孰不曰閭里之榮歲月代更故家文獻殆不知其與草木同腐者矣有能於此時奮起而振刷之斯亦人之所難者哉以貴伯當明良相逢之日克以才藝見知於人珪珇蟬聯當復自今日始豈特風聲氣澤而已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其貴伯之謂乎予蟄居四明與天台壤地相接固嘗知貴伯者旅次相遇傾盖如故而貴伯且以告歸為辭矣東望故鄉瀛海千里未能從貴伯

行李之後塵其能不慨然于懷也耶因其行畧序其世
家淵懿以贈

送許彦英序

濠梁國家興王之地今天子肇建中都設兵馬指揮使
司任儆巡之職内而宮禁公府外而城郭闗要軍民盜
賊水火獄訟之事無所不統固國保民之法可謂詳而
盡矣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廷命指揮使秦公建牙視
事而會稽許彦英氏實來補吏彦英廉慎精敏諳法律

識時宜凡文牒往來悉能舉其綱要故事無不集令無不行使閭上下咸以為得人矣考滿將行同事者請文以贈夫今之吏即古之所謂庶人在官者雖其上下之間勢分不同然片紙尺楮列名並署其貴固不輕矣而況於扈衛所關者哉彦英以有用之才當事功之始周旋三載具有成緒不謂之能可乎古之賢人君子不以禄薄位下而弗為法律心計備樽俎之前籌簿書從事具廟堂之偉畧一旦得時行道功名事業照映簡冊天

下後世固有願慕興起者矣然則吏之為吏豈輕也哉顧瞻天上清光咫尺量能授官不以格律彥英上考天官大宗伯衡鑒之公安知彥英異日不為卿為公也哉於其行敘以誌别

送戴起之歸蕭山序

越蕭山戴起之父累世名家龐厚老成以在先朝嘗執事藩府謫遣濠梁居畎畝為民者有年矣洪武癸丑監察御史張公上言分巡事宜起之隨衆量徙壽春逾三月

天官宗伯奉上旨凡年六十五以上者放還田里起之以耄耋預焉既趣裝戒道停舟河滸來謂予曰我客居異鄉分甘溝瀆今幸遂首丘之願聖恩寛弘懼無以報予其一言以識之予復之曰起之存心可謂厚矣然嘗聞之達人君子以天地為室廬山川為戶牖江海為閫域去家千里無所往而不自得焉不以平易險阻而為進退去留也不以貴賤安危而為榮辱欣戚也此無他命分之正樂焉安焉盡之在已而聽之在天爾起之自越

適淮轉徙困踣常情匪堪而未嘗有幾微之色見於顏面顧以岐黃之學為濟人利物之具其所養可知矣言遄言邁問田園之無恙諗丘壠以依然觴豆俎几歲時展省而子孫滿前賔客沓至相與極娛樂之盛以終其天年此豈人力也哉天也然而在野之民當無事時有一飯不忘君者況夫釋自覊拘從容所欲誠所謂生死而肉骨者而起之念念不忘之其存心不亦厚乎予世家四明明在漢時為越屬邑壤地密邇夙與起之聲迹

相聞今幸托交下執而教職所縻未得從起之行李後塵殆不能釋然於懷也異時或者幸得告還尚當尋夜雪扁舟之迹以盡平生之心焉豈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也耶櫂夫告行書此以識別

贈趙兼善序

越在宋南渡為陪都嘉定間丞相史忠獻王奉穆陵於側微嗣沂邸入繼大統越遂為潛藩比漢南陽麟趾公族視他郡為盛宋社既墟數十年來雖不克有其世禄

而詩禮敬讓楚楚自將人見之者必曰是故宗室信厚公子也趙子兼善生於越二十餘年矣世譜仙源本宋太祖後蓋處士谷祥之子翰制本初先生從孫也兼善讀書明理達務尤能為詩侍谷祥父來居頼上鳳陽府幕知其名羅致之俾簿書從事人皆以為宜兼善不色喜將辭歸求志簡冊來諗於予予解之曰學將以有為也刑政法律何往非學哉子不顧諸古人乎張敞起自卒史王尊本於書佐是皆勲名事業卓絶竒偉後之人

北海郡高生翥鵬舉年二十餘清修頴悟自失怙恃慨然以學業自見入濰縣學受尚書讀之至成誦探賾紬繹欿然自以為不足將求正於有道而後已也會其同鄉賈公順舉通判鳳陽府事有親親之好納謁館寓公俾入郡庠執子弟禮於莆田吳教授先生先生以其得於師者授之生拒戶伏按研朱濡墨套點畧備典謨訓誥微詞奥義悉經口授生盖屬饜焉未幾通判公考滿入覲于京生亦辭歸展省墳墓將就家卒業予與之別曰

聖人之道具載六經若書之論治尤為有天下國家者所甚重士君子之學莫先焉自秦滅典籍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漢興濟南伏生始為傳授北海鄭康成繼為訓釋於是齊魯之間經生學士專門名家其列位於朝者引經決事於名教信非小補矣自漢至唐及宋千有餘年至於南渡文治益盛新安蔡氏會粹諸說而折衷論定先元處士定為國是海內學者家傳而人誦於是唐虞三代之道粲然明著若日月星辰之麗于天也蔡氏

之學在閩南卓有端緒吳教授之學傳諸林先生岡孫之子學矩純實篤厚議論尤為邃密生既得為依歸所以明帝王心法之微會聖賢旨趣之正者不在茲乎昔容城劉公靜修未嘗接見考亭朱子而以為得其傳蕞城安公敬仲未嘗接見靜修而亦以為得其傳焉無他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聖賢之相契若今古之同時得其道則得其傳矣況列諸講下心傳面命如生之於吳教授者哉其毋以歲月之久近為言也山東為文物淵藪

生世家北海在鄭康成之里去伏生鄉為不遠風聲氣習感慕興起令天下文明巖棲谷隱之士不有伏生鄭康成者其人乎生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夫學貴於有成成已推及成物明體貴於適用生其尚知終始者哉異日齊魯復有稱大儒者非生其誰耶東萊郡博士于君用達嘗領淛江書經魁薦予同年友也生歸亟往拜之持予說以請必有以淑生矣洪武十有二年九月初十日

送烏先生歸四明序

吾鄉烏先生繼善居慈溪文元楊公之里姿貌玉雪自壯歲得公所著書妙悟心契雄文懿行模範後進者幾四十年際聖運肇興徵入天官授知化州府石隆縣事縣當海徼遠王化號難治先生以其道教誘之隣邑冦竊發率其民為備具冦不敢犯境三年考滿調吉安之永新永新之民素健訟先生訓以仁義則皆化服由是興學校禮賢才創建節婦祠以風厲流俗先時民苦苛

自得者先生之謂乎夫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儒先君子之處憂患而檢身律已之為也況先生素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乎故其仕也知道之當行其謫也知道之當晦其歸也知道之當止凡其身之所存皆其道之所寓窮通隱顯曾何芥蔕於胷臆也耶維吾明文獻之邦自漢以來董子以孝行稱任奕以文章顯降至有宋慶歷淳熙諸大老道德性命之學有名於朝至於公侯卿相衣冠蟬聯百年之後猶有其人其立言行事足以

垂世立教者甚多然而世緒湮微討論訂正固有望於後人矣今仕宦以歸老為難晚節完人尤世所少先生年逾耆艾遄而言歸豈天欲壽斯文而黙有以相之耶故家遺澤之僅存者旁搜遠訪旪分類别以傳諸天下後世使天下之人曰文獻足徵在吾明郡豈非鄙賤之所望哉洪武十三年夏六月朔日鄉貢進士同郡鄭真序

送何本道還金華序

國家科目取士得人之盛前代莫及迺洪武五年詔命三年叠試於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何君本道與焉既就試考官嘉興貝先生廷臣會稽錢先生啟予得其文愛其經術通明論策皆中繩墨遂在四十名之選當預計偕有司歌鹿鳴而勸之駕過浙省大參徐公待以客禮命賦青雲甘露等詩甚見稱賞既入京師吏部奉上命俾入成均將不次用之踰年同舍生同薦書者入臺省部相繼本道恂恂然謙退如諸

生自博士先生以下咸器重之翰林承旨有宋公以同
鄉許為通家乞歸省侍公著文贈之既復業成均拜恩
闕下賜寒暑衣二襲分教中都之國學業者皆將家子
弟奉教惟謹逾二年慨然曰吾豈以此為仕進之階也
耶家有二親年在耄耋不於此時歸養後雖噬臍悔奚
及乎遂請諸禮部得報而去古之儒者或仕或不仕時
焉而仕則得禄以榮其親如歐陽詹可也時焉弗仕則
歸養以樂其親如何蕃亦可也本道為名進士在成均

為諸生冠其於進退固知所自處矣且吾聞之本道之五世祖文定公以勉齋黄公高第上接考亭夫子之傳有易學啟揮等書行於世在宋茂陵時屢徵不起後以侍講召亦不赴其學傳之魯齋王公魯齋傳之仁山金公仁山傳之許文懿公皆敝屣軒冕高風大節與文定相望先後況本道子孫之賢寧不似而續之乎雖然德之深者澤必厚實之大者聲必宏何氏以道學傳至於今天下學者知之其立言行事之微尚有未及盡知者

本道定省之暇叩分而類别之用以傳諸天下後世使
咸曰何氏尚有人焉顧不韙歟夫君子之所守者道而
已爵禄不與焉然則本道之所任者其在兹乎予與本
道為同年在鳳陽往來為厚于其行不能釋然于懷也
遂叙以識别云

送姚宗文還松江序

雲間姚君宗文年將四十博雅好修以詩文自許謫居
臨淮令譽日聞臨淮大夫聘入鄉學不久即弃去泗州

守雅知其名言於郡太守李公用禮幣訓導州學弟子員亦不赴以是淮海之士益高之一日謁諸臨淮大夫曰某家在大江之南父母已亡旁無朞功近親惟外大母某氏在焉外大母年逾八十嘗以書來謂曰吾欲見汝甚久茲忍死以待汝其亟來不然無及矣某捧誦之餘起居食息凛然不自寧也將歸雲間少慰其旦夕焉述辭備情懇到切至邑大夫不能違也夫人孰無懷土之思哉鍾儀之楚奏莊舄之越吟固其情也況夫外大

母骨肉之懿反哺之恩有不能忌者乎人非父母不生父之自出曰祖父母母之自出曰外祖父母盖皆自我一身而推之也昔者先王仁及九族盖母族則次於父族矣親親之念一有不至豈為知本哉宗文少而失母長而失父謫遣北来隱憂多難外大母念之不啻如其女也宗文陟屺與思倚閭多感見其外大母之存亦不啻如見其母之存也彼其白髮高年康寧無恙而千里久别一日會聚老者少者慨言存殁其情為何如耶君

子於是以為歸所宜歸矣而況邑大夫之錫類克俯而
從之哉昔吾鄉先生袁文清公母史夫人大資忠清公
孫女也生文清七日而没外祖母張氏來撫育之公既
貴登內相贈及其母祀張氏於家廟別室盖以義起禮
也宗文念及外大母遂事歸省其古君子之用心哉異
日登名朝著增光前烈成外家之宅相衍奕世之基圖
豈非淮海士君子所望於宗文者若乃托放園林感今
懷昔鱠松江之鱸聽華亭之鶴詩酒清娱與二三高士神

交千載之上固其餘事也庸何贅辭也哉于其行敘以為
贈

滎陽外史集卷二十七